

教师教育力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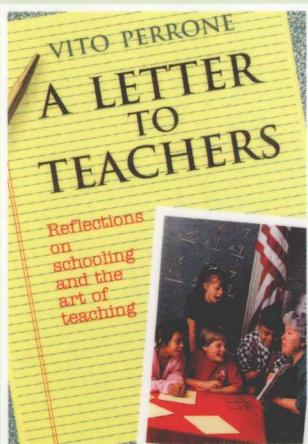
钟启泉 严书宇 沈兰 主编

A Letter to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Schooling and the Art of Teaching

给教师的一封信：

对学校教育和教学艺术的反思



[美] 维托·佩龙 著
(Vito Perrone)
张京译

教师教育力译丛

钟启泉 严书宇 沈兰 主编

给教师的一封信：

对学校教育和教学艺术的反思

[美] 维托·佩龙 著

(Vito Perrone)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责任编辑 吴莉莉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教师的一封信：对学校教育和教学艺术的反思/
(美)佩龙著；张京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6

(教师教育力译丛/钟启泉，严书宇，沈兰主编)

书名原文：A Letter to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Schooling and the Art of Teaching

ISBN 978 - 7 - 5041 - 4607 - 6

I. 给… II. ①佩…②张… III. 中小学 - 教学法
IV. G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18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8 - 139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1252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9.7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145 千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为了更好地推进和实施国家新课程改革，近年随着《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的酝酿与制定，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知能、教师教育的研究如火如荼，致力于提高教师专业知能的教师教育书籍也如雨后春笋，试图使教师成为像医生、律师那般的专业人士，因此许多研究与实践都聚焦在“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上。在教师教学的规范化、科学化方面，许多学者作了不少探索。在实践中，全国各地，尤其是课程改革实验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制定相关教师发展制度，推动学校开展校本教研，对教师教学进行课堂观察、科学分析……力图通过这些方式改进教师专业知能。

然而，教师的现实职业生活是复杂的。它包括每天走进课堂，去上各种各样的课：差班的课，好班的课；好上的课，不好上的课；传统的课，教改的课；校长光临的课，教研室调研的课；认真准备的课，没时间准备的课；自己很理解的课，自己也不清楚的课……它包括每天的教学常务工作：备课，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出考卷，批考卷，登记分数，排定名次，找学生谈话，被学生感动，被学生气得半死……它包括忙着写教案，忙着备课，偶尔看看教育理论的书，因为学校也有了发表文章的要求，和职称挂钩……

在纷繁复杂的职业现实生活面前，目前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方案、研究，似乎又成了一种以奖惩推动的“教师管理制度”，与教师收入、职称挂钩的自上而下的“要求”，甚至是“枷锁”。教师在忙于填写各种表格、课堂反思、教学设计的同时，也对这种文本式管理能否提

升其教育力产生了疑虑。教师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改革的脚步越来越快，实践成果越来越多，一路狂奔似乎停不下来，在狂奔过后的路上，是迷茫。新课程的理念与价值观和现实的教育教学中一些新方案、新做法似乎又成了两张皮，教师依然很难告别“工具理性”的“技术熟练工”的身份，很难逼近“反思性实践家”的“境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仍然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教书匠，教师徘徊的灵魂，已经跟不上脚步……

其实，新课程的理念与价值观需要教师对指导自己职业实践的伦理道德观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索。而在目前的教师教育研究中，很少就教师职业的伦理道德进行深刻反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不仅是教育，透过大量的学术书籍与文章，以及大众媒体，可以发现当前社会各个层面普遍的伦理价值缺失。在教育实践中，学校热衷于维护如何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以及提升教师技术能力所进行的教育改革，这不禁令人愈发忧心忡忡。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新的教师教育的概念，即教师的教育力——教师职业的灵魂。教师的教育力不同于教师专业能力、教师知能等概念，它是由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特殊性所规定的。教师的教育力集中体现于教师对教育及教学的道德责任，渗透于教师工作的各个层面，是教师职业的“灵魂”。倘若我们忽视这些责任，就会削弱教师专业发展所能达到的前景，使得教学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基于专业知识的职业，而其职业地位却无法获得真正的提升与尊重。

教师的教育力体现在能够将新课程所倡导的理念与价值观变成指导自己实践工作的理念与价值观。如果带着这样的伦理价值观发现和面对教育教学问题，处理教育教学问题，并从教育教学实践中学习，教师就能清楚地知道教育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他们会设法获得更多的能力和能量完成自己的工作，让自己过一种“教育的生活”，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当一位老师告诉你说：“我是教师。”那是因为他知道（起码他觉得知道）“教师”是什么意思，他认为自己体会了其中深刻的、朴实的、玄妙的、艺术的、情感的、自我的各种滋味。不仅代表了教师职业的知识与技能，更代表了一种作为教育者的责任、道德和伦理价值观。

所以我们应该高度认识和评价教师的教育力，并给予最大的尊重。不需要把教育力划分，也不必将其高度地理论化，因为教师本身，就是教育力所在；教师的发展，就是教育力发展；教师的生活，就是教育力的源泉。

在这套“教师教育力译丛”的编选中，我们不把教师看成抽象的对象，不把教师的教育力看成简单的一二三四五的能力表格。因为教师的教育生活就是教育力，就是教育力的形成和实践。因此每本书的作者都是从事过多年教育实践，他们从教师的实际教育视角出发，所讲述的是如何在教师的实际教育生活中实现和贯彻教育的一些伦理价值观。也就是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谈教师的教育生活，谈他们每天的教育工作遭遇，深入探索教师关心的一些教育问题——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我国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源头，如教师如何理解学生的人性？如何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教师的权威从何而来？理想的学校和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公立学校作用何在？它们因何而存在？又为谁存在？有哪些独特的教育的价值观历久弥新，一直为我们追随？……在推出本“译丛”前，我们了解到作为教师教育目标的道德特性在职业教育中普遍缺失。本“译丛”正是要为教育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借此让他们产生需求感，并参与到与“译丛”作者的对话中，从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感悟。我们坚信，从教育伦理和其他方面丰富教师的眼界和视野，就是拓展了教育力。在紧张繁忙的学校教育工作中，在课程改革的迅速推进中，教师们步履匆匆。我们期待本“译丛”能够走进教师的案头和书架，成为教师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帮助教师在工作中静下来，慢下来，不断深入思考，以一步步提高自身的教育力，真正让自己的灵魂跟上脚步。

编者
2009年5月

前　　言

【xi】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教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我住在哪里，我都会教差不多所有邻居的小孩子玩户外游戏。这种非正规的教学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大学。我从教体育开始，发展到教艺术、手工、文学、阅读写作和社区学。

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教书，这些年来，我教过儿童、青少年、成人。我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教过书。在过去的 28 年中，我不断地在各种学校工作，小到乡下，大到大城市，有文化多元化的城市，也有人口数量不等的城市。这些经历使我与美国所有不同级别的学校的教师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我要与教师们讨论的题目范围相当大，因为教学日程主要是由教师来安排的。教师的工作涉及课程设置、教学法、学校建设、教材、社会和道德评估、多元文化与民主化等方面。对我自己直接的教学和学习经验的反思就构成了这封给教师们的书信的基础。

用书信体来写这本书正好符合一些教师想用互动的方式与我交流的想法，特别是用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可以触及到所涉及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核心。我所选择的题目都是教师们特别感兴趣的。在这些题目中包括我自己教学生涯中从事教学的经验。其实在过去，这封信中的许多部分，我已与全国许多地方的一些准备加入教师行列和已经是教师的人分享过。我很高兴这些材料对不同的教师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给了他们一定的启发。

在这封信中，我并没有总是把小学和中学区分开，当然他们所涉及

【xii】

的问题是有不同之处的，但我相信我在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对于两者都适用。

书中偶尔有重叠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有意安排的，因为我要把不同的议题连贯起来。我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相关的，是一个整体。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我对此书进行了章节的划分，但把它们连贯起来，其实就是一份声明书。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许多涉及目前人们感兴趣的有关学校的一些问题，我却论及得很少，这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不是教师每天与学生打交道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比如说，一篇关于教学的著作却充满了关于学校管理和学校结构改革的问题就不太合适，因为那些都是关于政策和技术方面的。我非常喜欢讨论关于提高学校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是教师在与学生打交道时最关心的问题。很多大学也经常研讨这些问题，我个人也参与了不少这些课题。但是，我再一次强调，这些都不是教师们每天在教室里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我得阐明我所关注的焦点是每一个教师，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书信体来写这本书的缘由。我确信调查研究和实际操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毕竟建设好一个学校首先要从每一个教师的工作及其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开始。

这封书信由 12 章组成。第 1 章《朝向更高的目的》，从哲学、教育和课程设置的综合意义上来说谈教师工作的地位，我在此章主要问了一系列“为什么”的问题。第 2 章《决定教什么》，再一次肯定教师是课堂课堂教学的主要决定者，并提供了作这些决定的应遵循的原则。第 3 章《吸引学生》，我给出了一些与学生打交道时要注意的事项，如重视课堂导入、有趣的教材、教学方法以及能够让学生学到可以应用的知识的教学内容。第 4 章《社区与学校》，倡导学校要加强与其周边的多种社会资源的联系。第 5 章《肯定差异的价值》，学校招收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对于这种变化，要求教师们思想开放，积极地对课程和组织形式进行相应的调整。第 6 章《评定学生成绩》，阐述了教师们长期面临的教与学的困境，提供了一些让教师们重新思考其教学过程的途径。第 7 章《教育职责》，谈到对课堂和全校范围的评估的一些要求，提供一些在标准化考试以外的指导。第 8 章《树立教师的权威》，是恳求授予

教师更大的权威，这是让教师成为专家的基础。这一章与第9章《提炼教学技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些工作的中心是为了给教师们更大的权威性并创造一种教学研究氛围。第10章《新一代教师》，招收和预备年轻一代教师在教育环节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第11章《历史观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呼吁，呼吁把我们目前的教学工作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框架中，让我们更深地了解我们当前的教学理念是怎么发展来的。最后一章《加强对学校的责任感》，是关于教师和学校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

我希望在不同地区教书的教师都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和讨论这本书，用这封信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起点，让他们反思他们的教学和学习。也就是，教师们只有愿意在他们的主要岗位——课堂教学和学习中来广泛地传播和树立教学权威，我们才能看到教育在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xiv】

维托·佩龙
1990.12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特伯雷市

关于作者

【 xv 】

维托·佩龙，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教授，教师教育项目主任，教学、课程、学习环境项目的主任，卡内基（Carnegie）教学促进基金会高级成员。佩龙写了很多涉及内容广泛的教育著作，涉及教育平等、课程、教育进步、考试和评估等。他的《研究手稿：对教师、学校和社区的反思》（*Working Papers: Reflections on Teacher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于1989年出版。他曾经做过公立学校的老师，做过大学的历史和教育学教授。在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他是教和平学的教授，“新学校”以及教学和学习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还是北达科他州评估研究小组的协调者，并且一直积极进行中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目 录

【 ix】

前言 I

关于作者 I

1. 朝向更高的目的 1
 2. 决定教什么 11
 3. 吸引学生 22
 4. 社区与学校 33
 5. 肯定差异的价值 39
 6. 评定学生成绩 47
 7. 教育职责 58
 8. 树立教师的权威 68
 9. 提炼教学技巧 83
 10. 新一代教师 96
 11. 历史观的重要性 104
 12. 加强对学校的责任感 114
- 参考文献 118
- 索引 125

【 x】

【1】

1

朝向更高的目的

虽然“目的”这个词有特定含义，但我们还是常常要问什么是目的。目的作为指导性原则会关系到教学实践、课程设置模式、机构建设以及与学生和家长的关系，但我们很少严肃地讨论这类目的。在我们的意识中，学生和家长还没有完全成为我们工作的资源，但是他们必须成为我们的资源。当学校更高的目的失去了它的核心，学校就会失去向心力，失去独立性以及教育和社会功能。我相信凭着直觉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但是有一种抵触情绪让我们并不严肃地去探讨关于目的的问题。也许因为那些讨论太哲学化、太抽象，与学校每天的具体工作相去甚远。但是这些讨论不应该被放弃，关于教学目的的讨论是教学的基础，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首要之事。

我们应该怎样开始来思考更高的目的呢？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最好的教育首先应该是道德和智力的提升。我们永远是从孩子和年轻人以及他们的意向和需要开始。但是更多的时候，很多的学校更注重专业知识而不是道德和智力培养。我们每天、每个星期被知识教育缠身，而不是去实现最好的教育。

我们好像更关心教孩子们机械地读和写，却忽视了培养他们读和写的兴趣；我们教他们关于民主的实践，而不是教他们在生活中实践民主；我们教他们遇到实际问题时却用不上的知识，而不是教他们怎样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知识；我们教他们去竞争，而不是告诉他们与人

【2】

共事及合作精神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我们应该教他们去关注他们周围简单而有序的小世界，而不是教他们去放眼复杂而易变的大世界；教他们接受他身边的权威和那些健全的法规，而不是教他们跟着一些人去向那些权威挑战，要有能力带着健康的心态去怀疑这个世界；再有，有些人认为美术和音乐这些生活中的美学需要特殊的才能，因此便只向少数学生开放，而不面向全体学生。这种做法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绝对会使周围的孩子和年轻人失去很多接受道德和智力教育的机会。

谈到艺术，大多数学校所开设的艺术课都很少，这一点清楚地证明了专业课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曾几何时，在中小学的大多数教室中都找得到画画用的画架，一般三年级以上的班级都有画架，有的地方是从中学以上开始。这些画架现在已经不放在教室里了，甚至在幼儿园也很难看到了。为什么艺术不能成为每个孩子都应受的教育，就像那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数学、科学、社会学和文学一样？如果说我们没有时间学艺术，那怎么叫对学习持严肃的态度呢？我曾经列举了艺术之所以明显缺席的原因，最多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技术。

学校更高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所能提供给大家的答案大部分都不是新的。但是可能在我的新的阐述中，对于智力和道德教育的反思和行动方面会有一些更新的原则，但却不是技术方面的。

我们都知道孩子和年轻人永远都在学着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天性。当他们触摸土地，当他们观察周围的文化现象，当他们听故事，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在感受他们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在获得一种琼·佩洁（Jean Piaget）所说的平衡，以使他们去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

【3】如果我们不断地观察在我们周围的孩子和年轻人，我们就不会把他们纳入标准公式，为他们贴上各种标签了。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发掘学生的潜力上，而不是去批评他们的不足。发掘孩子和年轻人的自然潜力和活力是教育的起点，如果我们在这个起点就失败的话，那么教育目的的实现就会受到限制，教育也就无法建立起它应有的权威。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说过，我们是让孩子们去适应学校，还是让学校来适应孩子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提问与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形作一个对照，

1. 朝向更高的目的

看看我们现在的做法的话，那将会很有意思。我相信大多数学校都是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学生的。

基于此，目前社会强烈地呼吁学校从经济竞争的角度看世界。当今，世界经济的焦点在日本和德国，还有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巴西等。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需要设置一个让年轻人觉得有挑战性的教育环境，为他们在学校及在世界的学习提供技能和理解力。不论孩子和年轻人在哪里，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让他们受到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教育。把教育重点放在经济竞争上——学更深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就是为了取胜，比如说在技术竞争中取胜。这种做法其实是在扰乱教育秩序，各种学校竟然痛苦地接受了。这些竞争课程把学生们拉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离学生本人、离学生的直接学习兴趣和需要都很远的地方。这种极端的做法，无视学生，绕过学生作决定，好像学生并不在场。再有，这种方式经常妨碍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世界。世上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需要，不论哪儿的人都有让他们快乐的事情。这种教育也很容易让人变得很功利。

竞争对谁也没有好处，日本取胜必然意味着美国失败，这种说法其实是自我辩护。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世界，就使我们忽略了世界上现在所存在的不公平，也阻止我们去改变这些不平等的现象。非洲的饥饿是可以接受的吗？巴西、秘鲁、墨西哥、尼日利亚和波兰所背负的债务是他们应该受的吗？这些是不是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呢？

说到经济竞争与世界的关系，它甚至影响到课堂。难道我们不是在用竞争制定学校教学原则吗？竞争不是我们为“进入真正的世界打基础”所下的定义吗？不是与教育原则、方针相配合的吗？我们应当怎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应不应该给学生设计一条未来的路呢？给一些学生具有挑战性的机会却限制给另外一些学生这样的机会，应该吗？我们是让那些不公平永远存在呢还是努力地去根除它？那些混乱的戴着有色眼镜的说教岂不是在种族、等级、智力高低上让学生彼此对立吗？我们应该只看重考试结果呢还是超越它？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学校把学生分成不同等级提出过挑战？我们应该大谈世界不公平却忽略在我们学校中存在的不公平吗？这样的话，不公平只会加速并且扩大。

对于为孩子和年轻人创造真实的社会学习环境，我们还有很多事要

【4】

做。把我们的工作放在让学生竞争上，对于实现教育的首要目的——人性，是没有帮助的。

谈到人性，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最想让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快速地回答：读和写。但是，这就够了吗？假如学生学了读和写以后不喜欢读书，或者根本不读书呢？假如他们不看报，也不读杂志，或者根本就看不出一首诗或者一个爱情故事的美丽呢？他们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罗密欧和朱丽叶吗？假如他们不像成人一样去参观一些艺术展览；不听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对世界不持乐观的态度也不把自己融入世界；不观察树木和夕阳；不看天上的星星；不像成年公民一样参与政治和社区生活；不为他们将来成为父母的责任作准备；对于将来怎样成为一个体贴的父亲或者母亲也毫无想象；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是否活得健康？他们知道南非共和国在哪儿吗？他们知道那儿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为之感到伤痛吗？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在挨饿，而同时每天也有大量的食物被浪费？

我们常常说孩子和年轻人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我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是保持他们的现状呢还是改变他们的现状？是保证孩子和年轻人能在现存的世界中生存呢还是确保他们用所学到的技能、知识和情操去改变和建设世界？对于我们在学校做什么，我们所探索的思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所读过的书籍，我们所提供的经验，对于这一切，我们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当然是因为我们有一种需要，那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充足的信心，让这些理想成为我们超越现实的鼓励。对那些担心“用信心来作指南”的人（我碰到过不少有此担心的人），我要送给他们阿弗烈·诺夫·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一句话：“当理想沉没于现实时，事物的结局就是停滞不前的”（Whitehead, [1929] 1959）。墨西哥的小说家和外交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也很有力，他说：“我们说正义、我们说发展、我们说民主，虽然光说是不能把这些带进社会中来的，但是如果连说都不说，这些根本都不会存在”（Fuentes, 1986, p. 16）。不把我们的工作放进一个大构架中，看不到我们所做的是迈向更完美的实现这一步，实现教育目的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因为我认为这一点非常

重要，我再举几个例子，以证明其重要性。比如说，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写道：“人类最大的诱惑是安于小事的成功”（in Madlock, 1989, p. 13）。安东·柴可夫（Anton Chekhov）提出：“人信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in Madlock, 1989, p. 14）。与次类似，艾里克·赫勒（Erich Heller）也常常引用一句话：“要小心你给世界所下的定义，因为你会成为那种人”（Heller, 1959, p. 205）。如出一脉，世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伊塔勒·卡尔文诺（Italo Calvino）也写道：“我们只有为自己设立一个超越我们所能达到的不可测量的目标，文学才能保持其活力；诗人和小说家只有为他们自己设立一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目标，文学的功能才能继续”（Calvino, 1988, p. i）。基于这种观念，教师就应该像这些诗人和小说家。

关于更高目的，琼·佩洁主张：学校教育的原则性目的应该是创造一种氛围，让“男人和女人有能力创新，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上一辈做过的事情；让男人和女人都有创造力，有发明力，成为发现者……让他们有评论、察验的能力，有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事物的能力”（Greene, 1978, p. 80）。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于公立教育和美国的社会生活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让人们明白每一代人都必须进行他们自己的大变革。如果一个人不理解这点，他就读不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我有一个梦想》这篇讲演。为什么学校教育不能有更多的创造精神呢？

【6】

基于此，我常常问：是否有一个原则，教育孩子们在生活中积极地参与他们周围的社区活动？他们是否明白社会的和他们自己的问题，并且学着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否知道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在我们做一切跟教育有关的事情时不把这些问题记在脑海中，不把它们放进未来的教材中，我们就是试图让学校充满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只会助长投机取巧或态度冷淡。这样，这些原则就很难让学校变成它本应该成为的样式：一个既可以提出质疑，又有权威，并允许有改变的中心。

我下面要讲两个与之有关的小故事，我其实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这些例子可以把你们引到更完全的意识中。

1986年，在北达科他州大学的和平学研讨会上，加拿大的一位教师——布赖恩·佩特高（Brian Petkau）（1982）发表了一篇个人论文《一个牧场的谜》。论文讲到一颗原子弹横穿北达科他州及其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害。当时听众当中有几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即就表示了他们的愤慨，因为他们对此事知之甚少。他们问为什么他们没有学到更多的关于导弹领域的知识，关于这种武器的存在和一些关于怎么控制它们的机械结构、制造这种武器的成本等知识。他们还在提问中特别强调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潜在目的是什么。不把制造核武器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告诉北达科他州的人，不告诉这个国家的人，不告诉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学校在向学生传授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学生们能被预备好成为积极向上的公民吗？

[7]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正面的故事，也是关于怎样成为一个好公民的例子。在马萨诸塞州的里维尔（Revere, Massachusetts）有一个学校，学生全是白人，都讲英语。几年前他们的校长被通知将会有大约200个柬埔寨孩子在秋季学期时来他们学校，学校要开始一个更大范围的、用更多方法来施行的教育实践。校长和教师决定让学校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重要的事情。从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秘书到餐厅的工作人员都要知道这些柬埔寨的孩子是谁，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为什么来里维尔。为柬埔寨孩子的到来作准备，成了他们那几个月的学习课程和原则。往常的教学工作停下来了。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该怎样跟这些柬埔寨孩子说话，他们也学到了关于柬埔寨的文化知识，并了解了柬埔寨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在准备的过程中，他们学到了什么是偏见以及偏见带给与他们不在同一阶层的人的伤害。他们还学到了偏见是怎样使社会分隔，怎样使学校之间、邻里之间、城市之间分隔的。他们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并且也看得出来他们的行为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学生们增强了对维护公平、正义、尊重他人、人的尊严的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意识，他们也愿意围绕这种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意识作决定。在学校这个小世界中，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反应，但其实学校教育本应该如此。教导学生进入世界的课程结构应该强调学生更多地参与。

我意识到这两个故事接近政治和道德的边界。在巨大的压力下，学校宁愿把这些价值拒之课程之外而去抓技术教学。如果把道德观念更直